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正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

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為司職吏畜蕃息

爾雅同孟養養機性之

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

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有聞韶聞政二事

公欲封以

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

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

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

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由

適陳過匡匡人

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事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

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黃龜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諺語為

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事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于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人等事史記云於是

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糧見及告子貢

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援輿之歌

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

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

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

正樂

有語太師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

弟子顏回 賢早死後 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罪

我等語論語請討 陳恆等亦在是乎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

不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訓義卷五

論語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訓義通攷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弋雪反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善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熟本作羸或當作訛齊莊反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來當作徠來
麥也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散本當作散散乃散
字之俗文散雜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舒
問切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然當作樂
深宜作安

訓義 夫子曰君子之終身於學而不自已者誠有所得於學而不容已焉內也而信諸心則有以大得乎情外焉而徵諸行則有以自成其德則終身於學而又安事他求乎所未知者而求覺焉所未能者而求效焉於是而有學因所覺而涵泳之知日進而不已也於所效而服習之能日熟而不習也於斯時也天下之理隨所遇而渙然無疑日用之事隨所爲而適然皆順斯不亦以自信者

自慰而獨得之情有深領於幽獨者乎於是而學之業已博矣天下之未知有學者生其興起之心而相就以學焉天下之既知有學者願求切磋之益而樂與同學焉道之云阻不能阻之也於斯時也講習之下志趣相引而益長鼓舞之機氣志相資而益勸斯不亦悠然相感於道義之中而欣暢之情有同孚於和豫者乎於是而學之志已定矣德可以應君相之求名不必成而千古無憾道可以利民物之用功不必立而於己無疑誠若是也以遠大爲期而不爭近小之功利守性情之正而不隨外物以遷流斯不亦卓然獨立於流俗之表而志操之正有自成其品行者乎故人未嘗學也學未嘗時習也未足以致朋之自遠來也人不知焉無以自信而或慍也則不知學之可說可樂而決爲君子抑將見吾心之他有可說也天下之自有可樂也待人之知以立德立功而後爲君子也乃一其志於學之中而盡其心於學之事則卽此學之中而固亦說矣固亦樂矣固亦成乎其君子矣則何必以情之所便者爲說乎志之所得者爲樂乎功之立名之著者爲君子乎誠知此而一其志於學焉不容已也實則

不自己也故君子之學有終身焉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好當作敢

鮮當作諺鮮魚名義無可假亂當作亂治也同義別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

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

好作亂也

長上聲鬪當作門鬪遇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

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

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

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

是仁之一事。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愛當作慈凡愛字皆同

訓義有子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必以孝弟爲萬行之原蓋嘗曠觀於天下善惡之幾與君子德業之自而知果無以加於此矣夫盡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人之所志與其所行唯此一心而已矣心之始發而無所待於外心之所切而不容已於中則此一心也志之所自定也氣之所自順也而非孝弟何足以當之今極乎其下而言之則風俗之不善有犯上者矣有作亂者矣且有好犯上好作亂者矣志一妄動而氣隨之流莫能禁也然其人必不知有孝弟者也如使其爲人也因其性之所近而成乎情之不迷苟事父母而能孝焉事兄長而能弟焉則雖習俗移之時勢迫之而於犯上之事固有拂然而不願者其好犯上者鮮矣夫亂之所自作唯犯上之情一發而激成乎逆耳不好犯上則於悖逆之爲未有猶樂爲之者也若而人者不必深明於名義之正自處於寡過之中而

情自順焉蓋雖在習氣交染之中而自拔於流俗有然者則豈非不失其本心之良有以靜調其血氣也乎極乎上而言之則盍觀之君子乎君子者無所往而非道者也其爲道也推此心之德則成天下之務以通天下之志及於民物而無遺者也乃吾嘗見君子之所務矣其所務者非爲卻萬物而孤守此一念而當其情之所發遂忘萬物而但此一念之不可忘非謂修一事而期效於衆理而當其志之所依唯勤一事而以端衆理之所自治蓋其所務者本也吾身爲天地民物之本而此心又爲吾身之本此心之因於性者又爲萬念之本務其本而本旣立矣果以無歉於性者成乎德行矣則所以推而行之者漸而廣焉因類而達焉凡爲君子之道皆自此而生矣則孝弟是已卽此事父母而盡其孝事兄長而盡其弟不失其孩提稍長之心以極致乎盡誠盡道之實於此而思之其所以爲仁之本與養其心於敦愛敦敬之中則薄待生人之意不起而以長養萬彙之道因之以生其條理靜其氣於爲子爲弟之內則凌厲天下之氣不恣而以包容庶物之道因之以生其含弘故君子之務本亦務諸此而

已矣則甚哉孝弟之不可已愚不肖之自成其身不待遏之於情動氣隨之日
賢智之大成其德不可驟求之於功名志願之中內顧而有父母焉有兄長焉
有父母兄長而必有以事之者焉反之吾心而不容不善事者存焉亦盡諸此
而已矣舍是而曰有法禁以治小人有功德以成君子吾未之前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當作黷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令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

說弋雪切
漢宜作箋

訓義 夫子曰爲學之道有存乎中以著乎外者成德之驗也有治乎外以養其
中者修德之功也故人之有言有色誠不可以不知所省也夫仁者人心之所
同有吾安能遽謂一人之獨鮮哉而於言與色徵之則有信其仁之泯絕者言
且無論其善不善也卽其未善而尙可正之以之善也唯如其心之所見而質
言之則言不欺心而心猶有存者乃所知者止於此焉而所言者不盡於此焉

恃其有博辯之才可以動人之聽而遂任意以言之色無論其莊不莊也卽其未莊而尙可閑之使莊也唯如其形之固然而坦出之則色根於心而心猶有存者乃內無其實焉而其爲色也則若有可觀焉恃其有矜飾之能可以動人之視而遂矯情以爲色是所謂巧言也令色也心之用唯言色而已心盡於言色之中而言色引其心以浮蕩於外無所愧怍則亦無所慌惕若此類者蓋鮮矣其能仁也故人苟有事於心必無求美於言色之理而所以防閑其言色使一出於誠然則爲存心之始事此外內交養君子之所以自省其身心者可不

嚴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惡井反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

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孰本作翺
幸當作翺

訓義曾子力行誠身之學而自立之程曰吾今而知吾身之甚重也則不可不求之於吾身也卽吾今日之所有事而皆吾身之所必盡顧旣已知其當如此而益而遂可信吾之已能乎信爲吾之已能而實未之能此之謂不誠不誠而見爲當然之理者非吾身所有之理也則自念以往吾省之吾日省之心之所喻勿謂身之克承也前之能然勿謂後之不失也今切於吾身者有三而三者之中所可自疑者多矣尙日省之者勿計其已得而自信爲功也必念其未得而自求其通也有如人有所謀而就吾謀將謀道與盡吾心之知以詔之學將謀事與盡吾慮之及以詳其理庶其忠乎吾知其當忠而正恐其不能忠也事有所礙而言姑止乎情有所難而意且沮乎是未能以誠處人也勿曰已忠從不忠以省之則己之未盡者不少矣夫吾安可以不忠而能勿勉乎我與友交而有所以交與有言也心白於言而言如其心與有行也因心以行而

行合於心尙其信乎吾知其當信而正恐其不能信也不必違心而姑任意以發乎雖不執一而或遂違其始乎是未能以誠待友也勿曰已信從不信以省之則己之未實者多矣夫吾安可以不信而能勿警乎既受所傳而爲吾所傳所可知者尋繹之而義乃精所可行者增修之而德乃固不在習乎吾業已習之而猶恐其未之習也見爲難而或有所憚乎見爲易而或有所忽乎是未能以誠盡學也勿曰已習從不習以省之則學之未至者多矣夫吾安可以不習而容自怠乎凡此三者人不能我責也友不能我必也師不能我習也吾身爲之而已矣所與酬者人而所自致者身也所可知者理而所必行者身也耳目盡則心思盡行業專則志氣專亦唯是操不自信之心日復一日以從事於斯而尙其加警乎嗚呼此曾子誠身之學也所爲守之約而行之篤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乘本作案今作去聲讀愛當作恣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

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農者隸省要
本作嬰然當作然

訓義 夫子曰治國之道有大法之必循者焉有庶政之必修者焉然政具在而所以行之者則在人君之力行者耳今以千乘之國大國也事繁而人衆而欲使之各就其條理以政無不舉而無民不順則固有要焉事各有理也人各有情也因其理達其情者所以道之也以政事言之大者必修而小者亦不可廢何以爲制事之主哉其唯敬乎一事之至無微無巨而慎其始尤戒其終則事

不同而所以盡事之宜者皆此不敢忽之心盡之也以出令言之在常者不一而在變者無恆則何以爲施令之準哉其必信矣一令之行以始以終而下所遵必上所守則令不同而所以示民之從者皆此不相欺之誠示之也用亦多端矣有有餘而用者焉亦有不足而不容已於用者而念常在於儉約則不可節者且有其漸次而苟可節者無有不裁損唯不以奢侈之心用物而物自足以給吾之用也人亦不齊矣有可用吾愛者焉有不可用吾愛者而情常動於惻隱則不可愛者且有其矜容而苟可愛者必致其懷保唯不以威嚴之氣加人而人自有以信吾之仁有國事焉有君事焉以分義言之皆使民爲之耳使民之道亦多端矣分職任功或繁或簡而要之不可不以其時也前此者有時矣勿待事至而迫之於一旦後此者有時矣勿不待期至而急求其成蓋農自有隙事自有期勿曰吾所使者正而唯吾之令之也以此數者而治國行乎萬事而皆此一心臨乎萬民而皆此一理事自集也人自從也於千乘亦何難之有哉大而以治天下推之而無異理小而以治一邑倣之而無異術則能道千